

王氏潛齋醫書五種

亥23
17-1

亥23

17

共8冊



武林王孟英先生著

王氏潛齋醫書

上海圖書集成局校印



王氏醫案

王氏續醫案

溫熱經緯

重訂霍亂論

飲食譜

上海緯文閣書莊藏版



序

才不足以包乎所業之外則其業不精心不足以周乎所業之中則其業亦不精彛之射僚之丸張旭之草書蘭子之舞劍其人皆負不可一世之才而俯首降心於一藝之微研窮玩索不能自已迨其業之既成而天下莫能尙況乎醫之爲道參天人之奧操性命之權其理至深其責至重而世顧以無才無識之人挾不專不精之術貿貿施治絕人長年宜乎古人有學醫人費之慨也余自束髮受書篤嗜軒岐之學以家貧無力致書所蓄者靈素而外立齋景岳諸種而已觀其援引之繁富議論之辨博竊以爲道在於是而按法施治輒爲所困嗣得西昌喻氏之書伏而誦之始有以識夫病情之蕃變方劑之準繩與夫寒暑陰陽之變化其才大而學博識高而法密有非薛張諸公所能髣髴者然而尙論一編猶襲三綱之謬春溫一論混入傷寒之中白壁微瑕不能不爲此老惜也歲在乙巳服官江右廣搜百氏之書如葉天士之高超尤在涇之切實王晉三之精奧張路玉之明達以及吳又可徐洄溪柯韻柏陳修園諸君子罔弗各具精心獨抒偉論靈蘭之祕闡發靡遺然而宗古訓者矩矱弗失而不免於附會穿鑿崇妙悟者化裁生心而或涉於支離背謬夫醫主於愈病而已偏執一途而故持高論縱名理湛深與病情無與也偶於坊間得武林王君孟英所著霍亂論一帙其理明其詞達指陳病機判然若黑白之不可混淆以爲飼鶴

山人之流亞私心竊嚮往之己酉冬余室人患痰飲脇痛屢藥弗痊漸卽沈困適孟英來撫之金谿視吳
侯醞香之疾亟走伻相邀惴惴然恐不得一嘗乃孟英惠然肯來投藥五劑而大效並出初刊醫案回春
錄見示因縱談古今之同異百家之得失滔滔滾滾折衷悉當始知霍亂一論不過孟英一端之緒餘而
又竊幸余向之私心傾慕者爲不誣也詢其近案積有數卷乃張柳吟趙菊齋諸君子所輯定而題其篇
曰仁術志余取而讀之喜其崇論閎議足爲世法因易其名曰王氏醫案與回春錄合爲一編而附霍亂
論於後并謬加評點付諸攻木之工以廣其傳蓋醫者生人之術也醫而無術則不足以生人醫而誤用
其術則不惟不足以生人而其弊反至於殺人夫醫雖至庸未有忍於殺人者也而才不足以應紛紜之
變學不足以窮古今之宜識不足以定真僞之幻則其術不精斯日殺人而不自知故爲醫而無才無學
無識不可也爲醫而恃才恃學恃識亦不可也必也平心以察之虛心以應之庶乎其可也夫古人因病
而生法因法而成方理勢自然本非神妙唯用之而當斯神妙矣今才如孟英學如孟英識力精超如孟
英而每臨一證息心靜氣曲證旁參務有以究乎病情之真而後已宜乎出奇制勝變化無方著之醫案
卓卓可傳如是也余讀孟英之書於數年以前以爲迢迢二千里山遙水阻必無相見之期乃吳君病而
孟英來孟英來而余室適病宛轉牽引卒使數年來望風相思之友把袂盤桓傾吐肝鬲極皆岑遇合之

奇夙世因緣諒非淺鮮孟英勉乎哉異日者闢衆籍之精華訂羣言之謬僞刪繁提要勒爲一書以保全
天下萬世之民命厥功甚鉅而爲力亦甚艱天末故人所企望於良友者詎止斯醫案一編而已耶
道光三十年歲次庚戌知宜黃縣事楊照藜書於吟香書屋



序

予友王君孟英少年失怙其尊人彌留之際執孟英手而囑曰人生天地之間必期有用於世汝識斯言
吾無憾矣孟英泣拜而銘諸心版然自顧家貧性介不能爲利達之人將何以爲世用耶聞先哲有不爲
良相則爲良醫之語因自顏其室曰潛齋而銳志於軒岐之學潛心研究遂挾其微年未冠遊長山卽納
交於予每見其治病之奇若有天授而視疾之暇恆手一編不輟也繼瞻其齋頭一聯云讀書明理好學
虛心可見苦志力學蘊之胸中者淵深莫測乃能窮理盡性出之指下者神妙難言二十年來活人無算
豈非以用世之才運其濟世之術而可垂諸後世者哉今就予耳目所及之妙法仿丁長孺刻仲淳家
例錄而付梓名曰回春錄見聞有限遺美極多世之君子必有如莊斂之華岫雲其人者更爲之遠搜博
采以廣其傳而予糠粃在前有榮施矣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冬十二月愚弟周 鏞拜題

例言

一所錄皆二十年來見聞所及詳載字姓歷歷可徵聞有逸其名氏者偶忘之耳

一淺易之證尋常治法所能瘳者槩不泛錄

一難辨之證誤藥卽成危候而初病乃能洞燭遽爾霍然雖若無奇不可不錄後學苟能留意庶免以藥釀病之辜

一病有虛實寒熱治分補瀉溫涼更有補瀉互投之法寒熱並用之宜者以標本異情證因錯雜也此錄諸案具備法無偏倚不媿一代之良工矣

一大氣皆從火化凡外感之邪雖傷寒必以顧陰爲主況溫熱暑燥之病更多於傷寒而熱之灼陰尤爲勢所必然耶觀案中治感多以涼潤清解爲法是參天人一致之理以談醫非泥古耳食之徒所能窺測也

一孟英可傳之案何僅止此惜予未能窮蒐廣討也凡荷其再造之人不妨陸續補刊以推廣仁術而嘉惠來茲匪惟忠厚當然卽是心存濟世故不以上下分帙而以卷一卷二爲次蓋欲卷數之遞增無已耳



一案中辨證固多發人之未發他如論阿片之燥烈傷津豬肉之柔潤充液之類尤爲有功於世是不僅某藥治愈某病之案讀者須加咀嚙勿囫圇嚥下也

一孟英雖用藥極平淡而治病多奇中故其辨證處方同道莫不折服茲所錄案已見一斑附采玉芝丸數方藥易功優更徵立法之善至爛喉痧方雖從金匱翼錄出而孟英命其名曰錫類散且闡授其方於莊芝階金應谷兩中翰修合濟人救全不少凡屬外淫喉患無不應手而瘳不特爛喉痧積以爲神丹也敢不附載以廣其傳乎



王氏醫案卷一 原名回春錄

杭州王士雄孟英著

同郡周 錄光遠輯錄

乾薑辛溫故
用之以同陽
氣若併此不
得則令壯盛
亦可救倉卒
之變

甲申夏予於登廁時忽然體冷汗出氣怯神疲孟英視之曰陽氣欲脫也卒不及得藥適有三年女佩薑一塊約重四五錢急煎而灌之即安後用培補藥率以參耆朮草為主蓋氣分偏虛也
范慶簪年踰五十素患痰嗽乙酉秋在婺驟然吐血勢頗可危孟英診曰氣虛而血無統攝也雖向來咳嗽陰虧陰藥切不可服然非格陽吐血附桂更爲禁劑乃以潞參耆朮苓草山藥扁豆橘皮木瓜酒炒藥爲方五帖而安繼去甘草木瓜加熟地黃黑驢皮膠紫石英麥冬五味子龍骨牡蠣熬膏服之全愈亦不復發後范旋里數年以他疾終

丙戌春倉夫鄭德順患急證時已二鼓丐孟英視之見其扒牀拉席口不能言惟以兩手指心抓舌而已孟英曰中毒也取綠豆二升急火煎清湯澄冷灌之果即霍然詰朝詢其故始言久患臂痛因餌草頭藥下嚙後即心悶不可耐舌麻不能言而旁人不知也錄此足以徵孟英臨證之燭照如神亦可見草藥之不可輕試也

癸人羅元奎丁亥夏卒發寒熱旋即嘔吐不能立自言脘間痛不可當孟英視其痛處炒赤腫硬形如肥

予每以此法治陽證瘡毒莫不應手取效

陸本唯氏

元參能滋水以制火獨用則力厚取效倍捷

皂莢橫梗於毛際之左。乃曰此證頗惡。然乘初起。可一擊去之也。用金銀花六兩。生甘草一兩。皂角刺五錢。水煎。和酒服之。一劑減其勢。再劑病若失。逾年患傷寒。孟英切脈。虛細已極。曰此不可徒攻其病者。以陰分太虧耳。與景岳法。以熟地當歸酒炒。白芍炙甘草橘皮柴胡等藥。一劑而瘳。

予素患噫氣。凡體稍不適。其病即至。既響且多。勢不可遏。戊子冬。發之最甚。苦不可言。孟英曰。此陽氣式微而濁。陰上逆也。先服理中湯。一劑隨以旋覆代赭湯。投之遂愈。嗣後每發。如法服之。輒效。後來發亦極輕。今已不甚發矣。予聞孟英常云。此仲聖妙方。藥極平淡。奈世人畏不敢用。殊可陋也。

有患陰虛火炎者。面赤常如飲酒之態。孟英主一味元參湯。其效若神。而屢試皆驗。

黔人葉殿和庚寅秋患感。旬日後汗出昏瞶。醫皆束手。乃甥余薇垣漁孟英勘之。曰此真陰素虧。過服升散。與仲聖誤發少陰汗同例。下竭則上厥。豈得引亡陽為比。而以附桂速其斃耶。以元參地黃知母甘草白芍黃連茯苓小麥龜板鼈甲牡蠣驢皮膠為大劑。投之得愈。

海陽趙子升辛卯夏病瘧。急延孟英視之。曰暑熱為患耳。不可膠守於小柴胡也。與白虎湯一啜而瘥。甲午秋范麗門患溫瘧。孟英用白虎加桂枝以痊之。丙申夏盛少雲病濕熱瘧。孟英以白虎加蒼朮湯而安。己亥夏予舅母患瘧。服柴胡藥二三帖。後汗出昏厥。妄語遺溺。或謂其體質素虛。慮有脫變。勸服獨參湯。

論不獨治
暑為然凡上
皆可類推

幸表弟壽者不敢遽進。乃邀孟英商焉。切其脈洪大滑數。曰陽明暑瘧也。與傷寒三陽合病同符。處竹葉石膏湯。兩劑而瘳。庚子夏。滇人黃肖農自福清赴都。道出武林。患暑瘧。孟英投白虎湯。加西洋參數帖。始愈。辛丑秋。顧味吾室人病瘧瘧。孟英亦主是方而效。莊芝階中翰張安人。年踰花甲。瘧熱甚熾。孟英審視再四。亦與竹葉石膏湯而安。聞者無不驚異。予謂如此數證。體分南北。質有壯衰。苟非識證之明。焉能藥與病相當。而用皆適宜哉。

壬辰八月。范蔚然患感旬餘。諸醫束手。乃弟麗門懇孟英治之。見其氣促音微。呃忒自汗。飲水下噦。隨即傾吐無餘。曰伏暑在肺。必由溫散以致劇也。蓋肺氣受病。治節不行。一身之氣皆失其順降之機。即水精四布亦賴清肅之權以主之。氣即逆而上奔。水亦泛而上溢矣。但清其肺則諸恙自安。乃閱前服諸方。始則柴葛羌防以升提之火。藉風威吐逆不已。猶謂其胃中有寒也。改用桂枝乾薑以溫燥之火。上添油肺津欲絕。自然氣促音微。疑其虛陽將脫也。徑與參歸蛤蚧柿蒂丁香以補而納之。愈補愈逆。邪愈不出。欲其愈也難矣。亟屏前藥。以瀉白散合清燥救肺湯數服而平。

一何叟年近八旬。冬月傷風。有面赤氣逆煩躁不安之象。孟英曰此喻氏所謂傷風亦有戴陽證也。不可貌視。以東洋人參細辛炙甘草熟附片白朮白芍茯苓乾薑五味胡桃肉細茶葱白一劑而瘳。孟英曰此



眞陽素擾。痰飲內動。衛陽不固。風邪外入。有根蒂欲拔之虞。誤投表散。一汗亡陽。故以眞武四逆諸法。回陽鎮飲。攘外安內。以爲劑也。不可輕試於人。致干操刃之辜。慎之慎之。

癸巳秋。予在婺患瘧。大爲醫人所誤。初則表散。繼則滋補。延及月餘。肌肉盡削。寒熱不休。且善嘔惡食。渴赤畏冷。乃買棹旋杭。託孟英診視。曰。足太陰濕瘧也。以金不換正氣散三啜而安。然元氣爲誤藥所傷。多方調補。甫得康健。次年秋復患瘧於婺。友人咸舉醫療。予概却之。憶病情與前無異。卽於篋中檢得孟英原方。按序三帖。病亦霍然。聞不無者稱歎。後歸里爲孟英述而謝之。孟英曰。瘧情如是。恐其按年而作。乃授崇土勝濕丸。方明年夏令。預服以堵禦之。迄秋果無恙。後竟不發矣。

鍾耀輝年踰花甲。在都患腫。起自腎囊。氣逆便溏。諸治不效。急買車返杭。託所親謝金堂邀孟英治之。切其脈微而弱。詢其溺清且長。曰。都中所服。其五苓八正耶。抑腎氣五皮也。鍾云誠如君言。徧嘗之矣。而病反日劇者何哉。孟英曰。此土虛不制水也。通利無功。滋陰亦謬。法宜補土。勝濕與大劑參朮。果卽向安。越八載以他疾終。

金元章媳於甲午新寡。後患膿窠疥。大抵濕熱之病。耳瘍醫連某疑爲遺毒。竟作廣瘡療。漸至上吐下利。不進飲食。另從內科治。亦無寸效。延至未春。更兼腹痛自汗。汎愆肌削。諸醫皆見而却走矣。王仲安薦孟

娠孕之脈最
為難憑有初
娠即現於脈
者有三四月
始終不現於
脈者此與憑
脈證有時不
足憑同一至
理予嘗以此

英視之曰此胃氣為苦寒所敗。肝陽為辛熱所煽。前此每服陽剛。即如昏冒。稍投滋膩。泄瀉必增。遂請不治之證。未免輕棄。乃以四君子加左金椒梅蓮子木瓜餘糧石脂等出入為方。百日而愈。第信猶未轉也。諸親友環議。再不通經。病必有變。孟英力辨此非經阻可通之證。惟有培養生化之源。使其氣旺血生。則流行自裕。若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則轉糠不能榨油。徒傷正氣。盡墮前功。豈不可惜。眾議始息。恪守其方。服至仲冬。天癸至而肌肉充。康復如常矣。

朱某患嘔吐。諸藥不效。甚至大小便秘。糞從口出。臭不可當。自問不起矣。孟英用代赭旋覆湯加蜆蚶蟲服之而愈。

孟英邃於醫學。從不侈談脈理。足以見其歛然不自足也。而脈理之最不易切者。莫如妊娠。予聞孟英於乙未春診黃履吉室人之脈。曰妊也。是月天癸猶來。人皆不以為然。次月仍轉。但不多耳。復邀孟英診之。曰果妊也。汛不斷者。陰胎之血有餘耳。踰月汛復行。覺更少矣。人猶以為棄也。四月後經始停。娠亦顯。婉如期。人始服其見老。丙申夏滿洲某選粵東鹽場。攜眷之任。過浙主於李雲臺家。請孟英視其如君之恙。孟英診曰非病也。熊熊入夢矣。某頗不信。謂經甫停。何以遽斷為孕。而又必其為男乎。反生言過其實之疑。既而某延雲臺入幕。偕赴粵任。次年雲臺於家書中述及居停果得子。深歎孟英指妙。予荆人久無孕。

實錄孟英
吳亦以爲然
可見真學問
人必不特虛
目以眩世也

辛丑秋。汛事偶愆。孟英一診。卽以妊斷。且以男許。次夏果舉一子。惜不育耳。邵魚竹給諫仲媳懷妊。孟英於寅春初診。卽許抱孫。秋杪果應。表弟胡壽者室。偶有小忿。經事滯少。腰腹微脹。自以爲怒氣所滯也。延孟英調之。切其脈曰。懷麟矣。初猶疑之。旣而始信。卯春果弄璋。吳雲階室。年四十餘。寅秋汛斷。其腹日脹。醫謂病也。治之罔效。延孟英診之。孕也。彼猶不自信。及腹中漸動。始服其言。至期產一女。癸秋孟英治石誦義室。腕痛甫愈。適汛踰期。卽曰。娠矣。旣而果日形著。其指下之神妙如此。朱恆山久患胸痞多痰。諸藥罔瘳。孟英診曰。清陽之氣不司旋運也。與參耆苓朮之劑。豁然頓愈。因極飲服。後數年果以汗脫。聞其垂危之際。口不能言。猶以左手橫三指。右手伸一指加於上。作王字狀以示家人。有會其意者。急追孟英至。而他醫之中風藥早灌入矣。遂以長逝。癸卯冬至前一日。管大中丞亦是氣從溺脫。當以參附挽回者。及孟英至而痰藥痧藥風藥灌之徧矣。脈僅若蛛絲過指。孟英堅不與方。須臾而卒。

無棟張柳吟封翁。於乙未夏。偕令嗣恆齋刺史赴滇南。任道出武林。其家人鄭九者。封翁寵人之弟也。途次抱恙。抵杭日。招越醫陳六順診治。服藥後汗出昏狂。精流欲脫。封翁大駭。躬詣孟英。以希挽救。孟英切其脈。旣數且亂。沈取極細。乃語封翁曰。此證頗危。生機僅存一綫。亦斯人之陰分素虧。不可竟謂附桂之

罪也。封翁聞言大悅曰：長者也。不斥前手之非以自伐，不以見證之險而要譽，相見恨晚。遂訂忘年之交。彼此盡吐生平，始知封翁最喜談醫。岐黃之書無所不覽，惟不肯爲人勘病，亦慎重之意耳。於是孟英以元參知柏、桑枝、龍牡、生地、白芍、甘草、百合、石斛、梔子、鹽水炒淡豆豉爲大劑，灌之下，嘔卽安。次日去梔子、甘草，加龜板、鼈甲、鹽水炒橘紅，十餘帖而康。

吳馥齋令妹稟質素弱，幼時鳳山診之，許其不秀。癸巳失其怙恃，情懷悵悵，凡事漸愆，寢食皆廢，肌瘦骨酸，勢極可畏。孟英以高麗參、鹽水炒黃連、甘草、小麥、紅棗、百合、茯苓、牡蠣、白芍、旋覆花、新絳等治之，各恙漸已。繼參歸地、滋陰、康強竟勝於昔。

一男子患喉痹，專科治之甫愈，而通身腫勢日甚，醫者驚走。孟英診之曰：病藥也。投附子理中湯，數劑而痊。予謂喉痹治以寒涼，法原不謬，而藥過於病，翻成溫補之證，是病於藥也。非病於病也。嘗聞孟英云：病於病而死者十之三，病於藥而死者十之七。以予觀之，誠非激論也。吁可歎已。

朱氏婦產後惡露不行而宿嘔，頓發。專是科者不能下手。孟英以丹參、桃仁、貝母、茯苓、滑石、花粉、桂枝、通草、蛤殼、苡仁、紫苑、山查、絲瓜子、芫蔚子、旋覆花、琥珀出入爲方，三日而愈。

局醫黃秀元之與人韓名諒者，有兒婦重身患熱病，局中諸醫皆慮胎隕，率以補血爲方。旬日後勢已垂

危。洩人求孟英診之。曰：胎早腐矣。宜急下之。或可冀幸。若欲保胎。則吾不知也。其家力懇疏方。遂以調胃承氣合犀角地黃湯加西洋參。麥冬。知母。石斛。牛膝。投之。胎落果已臭爛。而神氣卽清。熱亦漸緩。次與西洋參元參生地知母麥冬丹皮茯苓山查石斛豉芩蔚琥珀等藥調之。粥食日加。旬餘而愈。一少年驟患遺精數日後。形肉大脫。連服滋陰潛精之藥。如水投石。孟英與桂枝湯加參耆龍牡。服下卽效。匝月而瘳。

家叔南山。於秋間患感。日治日劇。漸至神昏譫妄。肢振動。惕施秦兩醫。皆謂元虛欲脫。議投峻補。家慈聞而疑之。曰：盍與孟英商之。孟英診曰：無恐也。通絡蠲痰。可以卽愈。用石菖蒲。羚羊角。絲瓜絡。冬瓜子。苡仁。桑枝。旋覆。橘絡。葱鬚。貝母。鈎藤。膽星。爲劑。化服。萬氏牛黃清心丸一顆。覆杯卽安。調理半月而愈。

美政關毛內使。年踰花甲。而患喘嗽。醫與腎氣湯全鹿丸等藥。反致小溲澀痛。病日以劇。孟英診之。與純陰壯水之治。毛曰：我輩向吸阿片烟。豈敢服此涼藥。孟英曰：此齊東之野語也。誤盡天下蒼生。幸汝一問。吾當爲世人道破機關。不致誤墮火坑者。再爲積薪貯油之舉也。夫阿片本罌粟花之脂液。性味溫潤。而又產於南夷之熱地。煎曬以成土。熬煎而爲膏。吸其烟時。還須火煉。燥熱毒烈。不啻於砒。久吸之。令人枯槁。豈非燥烈傷陰之明驗哉。毛極拜服。果得霍然。或問曰：阿片之性。殆與酒相近乎。孟英曰：罌粟之性雖